



細菌神偷

黃雅靜

大風不停拍打在我臉上，席捲而來的風沙惹得我一路揉著眼睛，北方剛剛入春的反寒總是這樣。也許是飽餐一頓後的空閒，晚上六點的公園很是熱鬧，爸爸媽媽帶著孩子在公園放風箏，老人架起機器在廣場中間唱歌，這樣闔家歡聚的場面不但沒讓我感到開心，反而覺得太過喧囂，也不知是被風吹得我心煩還是心中對這樣的場景有些嫉妒，我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乾澀感。

過年前母親帶我和妹妹再次回到了撫順老家，撫順對於疫情防控做得很好，讓我們可暫時忘卻疫情中的戒備感。日子好像又回到了以前一樣，只是這一次，身邊沒了父親的身影，就算這樣，母親也會天天給遠在香港的父親打視頻電話，每一次電話中的父親總是笑呵呵地說媽媽又變漂亮了，叫我和妹妹照顧好媽媽，但不難看出，父親的眼睛佈滿了紅血絲，臉上疲憊的神情根本掩飾不了，我沒有太多的過問，只是覺得莫名的不舒服，匆匆打了幾句招呼就進了房間休息。

我們一家本就不是輕易悲傷的人，只是這次疫情，這該死的細菌，將我們的樂觀偷走了。

學校宣佈放假後的一個星期六，父親像往常一樣打來了視頻電話，但這次他只是默默地吃著手中的盒飯，母親也沒說話，氣氛從電話打來的那一刻就變得不太對勁……我突然想起這次放假的原因，腦中不受控地冒出了些不好的想法，我慢慢靠向母親那邊，瞥見父親低著的頭，簇簇的淚水滴到盒飯內，平日堅強的父親不再掩飾，在看到我的那一刻，更是忍不住哽咽起來，急忙掛掉電話。我忙問沉默不言的母親發生了什麼，母親頓了頓，開口慢慢地和我說：「爺爺奶奶感染了新冠，香港那邊除了爸爸，全家都得了病，現在只有爸爸能照顧他們。」我不知說什麼，也沒有任何話語能形容我當時的心情，我只感到像是有人一棒子打在我的頭上，那當頭一棒把我打得暈乎乎，分不清我是不是在做夢。

在那天之後，父親有一兩個星期沒有發視頻電話給我們，期間發的資訊也就是彙報一下最近病情怎麼樣了，我們也知道他很忙，又要工作又要照顧家人，想想就知道忙破了頭，沒時間也沒心情聊天。朋友也給我發來了資訊，告訴我她在深圳也因疫情停了課，深圳疫情也變得嚴重起來，甚至要天天做核酸篩查，可能從老家回深圳的計畫也要推遲。這接踵而來的壞消息，像是一把把刀一樣，將我劈得七零八落，細菌啊細菌，你還要偷走更多嗎？



細菌神偷

我原以為最壞的情況也就到此為止了，直到快開學的一個月前，父親終於打來了視頻電話，但這一次的氣氛竟比上次更加凝重，讓人呼吸不了，我湊過去試探性地叫了一聲「爸爸」，只是電話那頭的男人眼睛空洞得仿佛不像是我記憶中意氣風發的父親，臉上的皺紋和頭上的白髮多了不少，他看著我張了張嘴，像是要說什麼，然後眼淚奪眶而出，不用說我已經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但我沒想到，父親親口說出來，會讓我難受百倍：「爸爸沒有爸爸了！」這簡單得再簡單不過的一句話，我反復在腦中確認了好幾遍，我的最後一道心理防線被徹底擊碎，我沒有再說話，也不知道說什麼，我沒怎麼見過爺爺，對爺爺的記憶更是少之又少，甚至可以說是沒有，但也許這就是神奇的血緣關係吧，對父親的心痛，對爺爺的悲痛，都使我墜入悲痛的深淵。

我多麼希望能回到二零一九年的夏天，和爸爸媽媽一起生活，和朋友一起放學，去拜訪一次爺爺，擺脫機械性的網課，但可恨的病毒把這一切的美好時光都偷走了，本屬於我的回憶與經歷、家人的健康、我的時間，細菌啊細菌，你可以還給我嗎？

我加快腳步離開公園，心中的乾澀感像要把我淹沒，呼嘯而過的風讓我變得麻木，也不知是黃沙還是夕陽，將天邊染成沙黃色，也不知是沙子還是回憶，將我的眼眶染濕……

<完>